

# 为瓜沥文体中心的“宝藏服务”点赞

■文/摄 李寒清

走进瓜沥文化体育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观众出入口,拾级而上,就可以从二楼的入口正式进入场馆观看比赛。而场馆那么大,在赛事运行期间,又藏着哪些属于观众的“宝藏服务”呢,当发生突发情况或需要帮助时,观众又是去哪些服务点寻求帮助的呢?

## 物品寄存处

物品寄存处位于售票亭和安检点之间,里面有两种寄存方式,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像水杯、饮料、长柄伞这些无法带进场馆的物品就可以在这里寄存,如果携带大件行李觉得不方便带进场馆的观众也可以选择将行李寄存在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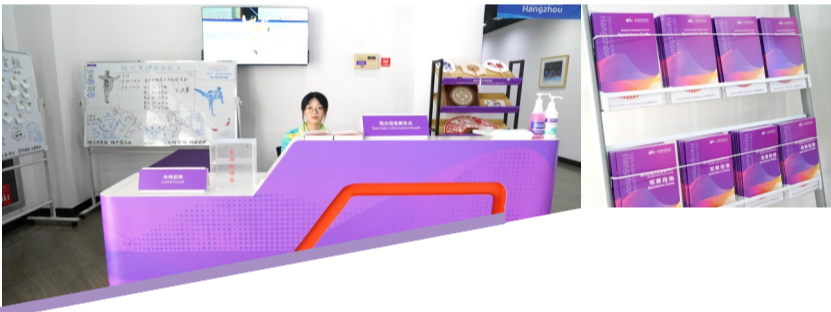
## 婴儿车/轮椅寄存处

安检点一过,就可以看到婴儿车/轮椅寄存处。屋内摆放着两辆婴儿车和三辆轮椅,可以租借给有需要的群众。此外,观众也可以将自己携带的婴儿车或者轮椅在这里寄存。



## 观众信息服务点

从二楼观众出入口一入场馆,左侧便是观众信息服务点,在赛时专门为观众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信息包括当天的赛程、接驳路线等。”一位“小青荷”介绍道。此外,这里也是失物招领点,如果观众需要寻找或捡到失物,可以在这里登记相关信息,咨询查找,“小青荷”们也会把失物招领的信息写在白板上,以提醒失主。



## 母婴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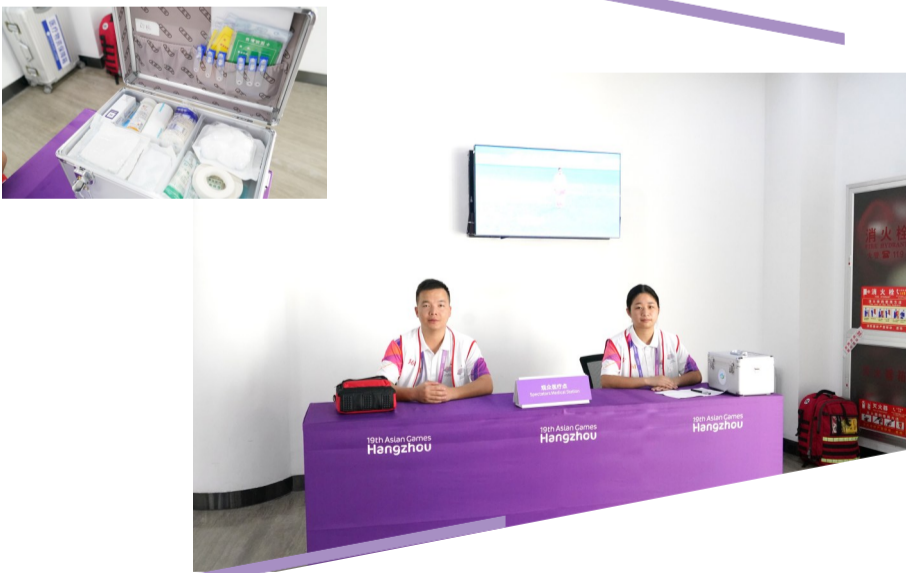
带宝宝的观众来到瓜沥文体中心观看比赛也不用担心会有不方便,场馆内专门设置了母婴室,内里婴儿床、婴儿尿布台、婴儿座椅、洗手池、婴儿棉湿巾、纸尿裤、保护哺乳私密性的帘子遮挡设备、呼叫设备一应俱全,不仅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妈妈们,也为她们很好的提供了相对的私密空间。



## 观众医疗点

观众医疗点位于观众座席A区和B区间,有两名医护工作人员在这里待命。“我们准备了急救箱、急救包、医疗物资保障箱,里面配备了治疗腹泻、急性哮喘、心绞痛、中暑、过敏等基本药物,还有包扎外伤的绷带、消毒水以及量血压、血糖、体温的仪器,进行心肺复苏的AED,管理气道的呼吸球囊、面罩以及气管插管等用品,东西较齐全。”瓜沥文体中心场馆运行团队医疗服务工作人员介绍道,当场地的群众或工作人员发生突发情况,都可以到这里获取紧急照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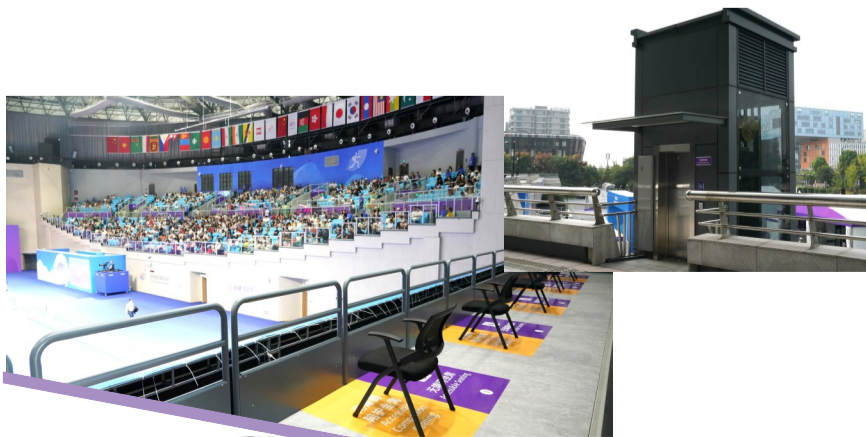
同时,场馆一楼还有医务室,里面设施配备会更齐全,并且场馆内还有两辆救护车待命,更好地为场馆内的人员健康保驾护航。



## 无障碍座席

瓜沥文体中心的观众座席位于场馆二楼,需要踏过三十多级台阶,坐轮椅的人,怎样才能顺利到达看台呢?

“综合考虑了出入方便及观赛视线等因素,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我们设置了无障碍电梯,残障人士可以通过电梯直接进入场馆内观看比赛。”瓜沥文体中心场馆运行团队负责人介绍道。从无障碍电梯的入口到出口再到无障碍座席,这一路都无台阶,确保观众坐着轮椅可以无障碍观赛。并且,每一个无障碍座席旁,都1:1设置了陪护座席,为有需要的观众提供便利。



除了以上几个服务点外,瓜沥文体中心场馆内还有很多值得一提的现场服务,二楼观众出入口旁的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亚运特许商品供观众挑选,还有各式餐饮摊铺,饮料、冰激凌等。

## 小说连载 88

## 古塘月

吴徐航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这个夏天真热,从六月以来,天还没下过雨,老年人说“夏无十日晴”,可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个半月不下透雨了,南江和后湾早浅得只剩几尺宽的水面了,两边早就露出了白花花的河床。太阳不再吝啬了,每天一早就大方地探出红彤彤的脸,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地头田间的水分给生生地吸干了,裂了一道道龟板似的裂缝,藕池的水也干得只剩中间一个个小水塘了,人们盼雷阵雨都快拉长了头颈。有时候午后飘来一块乌云,那个欣喜啊,可是几阵风后,乌云走了,人们又万分的失望。

士生躺在书房里,几乎没有感受炎热的威胁,他的病在肺部更在心上,酷热寒暑进不了他被痛苦怨恨塞得满满的心房,再说他整天躲在屋里,还有陈嫂不时为他摇芭蕉扇送风。

外头再热,我的心都是冷的,我怎么能丢开北楼的一幕,莲贞,如今我心里有多少的歉疚和怜爱都化作了怨恨,你怎么如此的不自爱不自重,病到如此光景还要招蜂引蝶,连金大这般的糟老头都可上床,女人哪,我用什么话来说你呢,难道你忘了身边还有一个关心你爱你的人,难道你就如此糟践自己的纯洁的灵魂,南江被害是万般无奈,只可叹你、我都无力回天,可如今你竟然这般的破罐子破摔,你让我说什么呢,你知道我的心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唉,枉我日日为你伤心为你有忧愁。

有一天,陈嫂按习惯忙完了其他活,拿起芭蕉扇又坐到了士生的床前。闭着眼睛的士生顾自己躺着,朝院子的玻璃窗早就按上了木搁子,挡住了阳光房间里很幽暗,陈嫂摇着扇子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做人真是难料,四太太这会儿不知怎样了?阿弥陀佛,可怜她总是迷失了心智的人。”

莲贞!她还能怎么了?士生不愿意多说话,朝陈嫂摆摆手,让她别扇了。陈嫂走了,士生又陷入了那个结中,她会怎样,还不是自轻自贱,不对,陈嫂妈怎么说她这会怎样,难道她又有了事,难道她不在家,难道她还会怎样,一连几个问号让士生不安了,原本以为自己再不会关心她的痛痒了,现在才知道她依然是那样的牵扯自己的心,于是翻身坐起一迭声大叫“陈嫂妈……”

当陈嫂妈把事情经过告诉士生时,士生的心更重的被绞痛了,自责与牵挂简直比酷暑和疾病还折磨人,这天的晚饭一口也没咽下。“她被遗弃了,遗弃在荒郊野外,遗弃在陌生的山里,姆妈怎么会这般狠心呢,她什么都不知道,连起码保护自己的都没有,发病了怎么办,对了,昨天是七月十三,是民间的鬼节,那明天是十五了,她现在怎样了?她是多么的需要我啊,我怎么也昏了头,去计较一个迷失心智的人,每日里躺在床上怨她恨她,难道我忘了她早已迷失心智了吗,难道我不再顾惜她,让她独自一人受污辱受欺凌吗,唉!我的心为什么这般的狭窄,为什么连一个心爱的女人都不能宽容,都是因为我,才使冰清玉洁的她蒙垢受辱,要怪就怪我到这光景还不能保护她……”

士生迅速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见她,她需要我!”

士生知道家里所有的人都不会赞成自己去寻莲贞的,包括善良的陈嫂姆妈,这里面有礼教面子的因素,也有对自己身体的关心,可是,这一切都挡不住他的决心,他认为自己因为顾念礼教已经错过了耽搁过了,已经害了两个女人了,这回事再走自己的路了,即便是用生命作代价,也要去见他的可怜的莲贞。士生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决断过。

天气异常的闷热,没有一丝风,漆黑漆黑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紧密地包裹了,半夜后,乘凉的人们陆续地进屋去了,只有不知道累的小虫在院墙角“叽叽”地哼唧着,给夏夜的宁静添上一点音符。士生烦躁地辗转反侧,“见莲贞”的念头如点燃的火苗越蹿越高无法压住了,大约是厅堂的钟敲过十二点,士生终于起身了,身子虚弱、路途遥远、更深夜静都挡不住他要见莲贞的心,于是,悄悄地离开了家,离开了小镇,摸黑向西走去。

才刚踉踉跄跄地走出西街口,那士生就体味到什么叫身不由己,两条软绵绵的腿实在承载不了一个疲软的自己,更承载不了一颗充满渴望的沉重的心,便蹲在古海塘与小路的交叉口,使劲地喘气,但是,却没有一丝放弃的念头,只渴望即刻能见到可怜的莲贞,于是,这渴望又一次驱使他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便又艰难地挪动了脚步。就这样士生走几步停一会,走走停停,走走坐坐,如去麦

加朝圣的信徒行进在茫茫的荒漠里,但心是亮的。

四周更黑了,那是因为要进山了,都说黎明前是一天最黑暗的时候,大约离天亮也不远了,可是感觉还是那样的闷热,连气都透不过来,是久病卧床后活动的反应还是我真的已经油尽灯将尽,这老天已经憋闷一夜了,怕是要下雨吧,快走吧,在这山里下雨连躲避的地方都找不到的,何况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想到这里,士生扶着路边的树站起来,又摸索着使劲折了根树枝权当拐棍,支撑自己一步步艰难地走去。快到了,只要进山吞就可以看见“心庵”的山门,这地方曾来过的。

人说天有不测风云,真是一点不错,就在士生摸进山吞的时候,包裹天空的厚云层被突然撕了一道口子,透进了一道刺眼的光亮,紧跟着一个响雷从头顶炸过,再接着躲藏在山里的风一齐卷了出来,山吞里的树枝都一齐被翻来覆去的折腾起来,还不容士生抬头看,满天的乌云被一道接一道的撕裂了,雷声也一个接一个滚过山头,闪电下士生隐约看到了那个高高的山门。

快,快到了,我能见到她,不管她神智是否明白,我就要告诉她我的悔恨和自责,告诉她我的牵挂和关爱,告诉她我爱她,一如东山坞上坡上牵手,一如病榻畔读红楼,告诉她我们有长长的未来,我们要长相厮守。快,快到了,我一定要亲自告诉她我心依旧,小草,等着我,小草,我来了!

暴风雨也快了。可是,那士生的脚步不能再快了,腿沉得快提不起了,只能像负重的老牛一步步地往前挪移,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也就在士生刚踏上心庵山门前石阶的时候,瓢泼的雨从天而降了,一道道雨柱抽打着大地,狂风也夹带一粒粒蚕豆大的冰雹从撕裂的云层间倒向大地,跌倒的士生和山门前的青石板一起接受了风雨雷电的洗礼,他再也起不来挪不动了。

山吞里是盛夏避暑的好地方,即使白天太阳再厉害,到傍晚落山后,山上山下青的草绿的树蔓延的藤还有清凉的溪水,就会把一天的暑气悄悄地收去了,因而一般到后半夜还会生些凉意的。莲贞从燥热的小镇来到这里,自然很快就享受到了这份清凉,再说山里的晚上除了静谧还是静谧,于睡眠是极为有利的。可是七月十四这天,闷热一样笼罩了小山吞,身上是黏黏的汗,莲贞睡不好,在白色的罗帐里辗转反侧,很久很久才昏昏然入梦。

旁边屋里,老婆婆的呼噜一声连一声,劳累了一天的老人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莲贞听到有人在轻声呼唤“莲贞……小草……”谁?她翻身坐起,又颓然躺下,是九泉下的爹娘吗,不,他们只叫自己“贞儿”。那是谁?用力想凝神听,却又什么也想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于是又摇摇头合上了眼;“莲贞……小草……”那声音又响了,一声一声的如在耳畔,便睁开眼看白色的帐子,小草是谁?是我吗?是谁在叫我呢?想不出,便急得用手抓自己的头发,突然,窗外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窗外响起一声惊雷,“是他!是他!他来了!”莲贞身子一挺从床上起来,连鞋也不拖走出庵门闯进了风雨中。

莲贞也很快就被暴雨淋湿了。单薄的衣衫湿透了,凌乱的头发往下淌雨水,但是莲贞不管,她要找那个呼唤“小草”的人,风雨中她走近了山门,借长空中的闪电,终于看到了蜷伏在石板上的一抹黑影。“士生……”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叫划破雨幕,莲贞一路狂奔扑倒在黑影上……

老婆婆出来了,慧师太出来了,庵里人出来了。

雨停了,天也亮了,天地像被洗了般的干净。

长途跋涉使本就虚弱不堪一击的士生早已全线崩溃了,在昏迷不醒中承受风雨雷电的重重侵袭,躯体似乎与灵魂分离了,栽倒在山门外的青石板上动也不动。

心庵里乱作一团。慧师太和众人把奄奄一息的士生抬进了小院,把哭泣的莲贞扶进了小院。慧师太认得士生也认出了士生,更隐隐约约地觉得与莲贞之间有些什么。救人要紧,慌乱中给士生灌了浓浓的姜汤,谁知昏迷中的士生一阵猛烈的咳嗽后吐出了一大口血。士生醒了,睁开朦胧的眼,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脸庞,“是你……”动了动嘴,浑浊的眼神里闪过一点光亮,可是太虚弱了,连最后一分欣喜都无法表示又沉沉地合上了双眼。

(未完待续)